

Emma

24



Jane
Austen

爱玛

[英国] 简·奥斯丁 著 孙致礼译

译林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孙 峰 封面设计 胡 芾

EMMA

爱玛是个既漂亮、聪明而又有钱的年轻姑娘，由于具有这般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不禁有点随心所欲。她自己打定主意不结婚，却热衷于给别人做媒，每每不是按照情理，而是凭着异想天开或一时冲动，乱点鸳鸯谱，结果闹出许多笑话，吃了不少苦头。不过，爱玛虽然没给别人撮合成一门亲事，但她自己最后却坠入了情网，与奈特利先生喜结良缘，跟另外两对青年男女一起，构成了爱玛的喜剧结局。

ISBN 7-80657-199-X



9 787806 571996 >

ISBN 7-80657-199-X

I·176 定价:(精装本) 19.00 元

爱玛

[英国] 简·奥斯丁 著 孙致礼 译

Emma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玛 / (英) 奥斯丁著; 孙致礼译. -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01. 8

(译林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7-80657-199-X

I. 爱... II. ①奥... ②孙...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3981 号

书 名 爱 玛
作 者 [英国]简·奥斯丁
译 者 孙致礼
责任编辑 孙 峰
原文出版 根据 The Oxford Illustrated Jane Austen 1988 年版本译出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 - m a i 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
U R L http://www.yilin.com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.875
插 页 4
字 数 338 千
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 册
书 号 ISBN 7-80657-199-X/1·176
定 价 (精装本)19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译 序

简·奥斯丁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，给世人留下了六部完整的长篇小说。《爱玛》是作者继《理智与情感》(1811)、《傲慢与偏见》(1813)和《曼斯菲尔徳庄园》(1814)之后，在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。她的另两部小说《劝导》和《诺桑觉寺》，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。

简写作《爱玛》，于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动笔，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完稿。她把书稿交给出版人约翰·默里。默里将稿子交给《评论季刊》的编辑威廉·吉福德审阅，吉福德的评论是：这部书稿“好得没话说”。于是，默里决定出版《爱玛》。一八一五年十二月十日，《观察家报》宣布：《爱玛》“将在下星期六出版”。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日，《记事晨报》连续三天发布告示，称该书为“《傲慢与偏见》作者著”。照此推断，《爱玛》似乎应是一八一五年底出版，但小说的扉页却标明“一八一六年”。头版印刷二千套(每套为三册)，定价二十一先令，当年售出一千二百五十套。

早在此之前，简从哥哥亨利的外科医生那里获悉，摄政王(即威尔士亲王)非常推崇她的作品，每处住所都放了一套她的小说。她还经此人穿针引线，由摄政王的内侍牧师带领，参观了摄政王的住所卡尔顿宫。内侍牧师向她暗示：她可以把她的新作献给摄政王。后来，经简与出版人商洽，做出一套特殊精装的《爱玛》，由简题词(见小说正文前)，献给了威尔士亲王。

简的六部小说中,最受读者喜爱的,无疑是《傲慢与偏见》。《爱玛》虽然不像《傲慢与偏见》那样脍炙人口,但它在描写世态人情方面,似乎比其他作品更有深度,因而被不少评论家视为作者最成熟的小说。

小说的女主角爱玛是个“又漂亮,又聪明,又有钱”的年轻姑娘,由于具有这般得天独厚的条件,不禁有点“自视过高”,因而喜欢“随心所欲”。她自己打定主意不结婚,却热衷于给别人牵线搭桥。而她给别人做媒,每每不是“按照情理”,而是“凭着异想天开或一时冲动”,乱点鸳鸯谱,结果闹出许多笑话,吃了不少苦头。不过,爱玛虽然没给别人撮合成一门亲事,但她自己最后却坠入了情网,与奈特利先生喜结良缘,跟另外两对青年男女一起,构成了《爱玛》的喜剧结局。

奥斯丁写小说,特别喜欢嘲弄荒唐的事、荒唐的人,《爱玛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作者塑造了十多个性格迥异的人物,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弱点,构成了自己的特异之处,导致了各自的滑稽可笑。在这里,作者所塑造的一个个滑稽人物,所描写的一个个滑稽事件,不仅给小说带来了情趣盎然的艺术魅力,而且它们本身犹如生活的一面面镜子,世人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自负、盲目和愚蠢,从中获得启迪和教诲。这,恐怕就是奥斯丁的小说之所以能经久不衰的秘诀所在。

据笔者所知,迄今为止,《爱玛》在我国(大陆)已有三个中译本:一为刘重德教授于四十年代翻译、九十年代重新修订,二为张经浩教授于八十年代翻译,三为祝庆英、祝文光于九十年代翻译。这三个译本,第一和第三个以直译为主,第二个则以意译为主,这就导致了各译本的特点。我做翻译走的是“第三条途径”,就是直译意译不分厚薄,交错运用。简而言之,我的原则可以概括成这样十四个字:可能时尽量直译,必要时尽管意译。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本着这样的原则,先后翻译了奥斯丁的《理智与情感》、《劝

导》、《诺桑觉寺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，而且我感到很幸运，这些译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现在，我又本着同样的原则，翻译出了《爱玛》，希望同样能博得读者的喜爱。

2000年8月15日于洛阳

蒙殿下恩准

谨以最崇高的敬意

将本书

献给

摄政王殿下

殿下下的

忠诚、恭顺、卑微的仆人

作者

第 一 卷

第一章

爱玛·伍德豪斯又漂亮，又聪明，又有钱，加上有个舒适的家，性情也很开朗，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。她在人间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，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爱玛有个极其慈爱的父亲，对两个女儿十分娇惯，而爱玛又是他的小女儿。由于姐姐出嫁的缘故，爱玛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。母亲去世得太早，她的爱抚只给爱玛留下个模模糊糊的印象，而取代母亲位置的，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，她身为家庭女教师，慈爱之心不亚于做母亲的。

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先生家待了十六年，与其说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，不如说是她们的朋友。她非常疼爱两个姑娘，特别是爱玛。她俩之间情同手足，真比亲姊妹还亲。泰勒小姐性情温和，即使名义上还是家庭教师时，也很少去管束爱玛。后来师生关系彻底消失了，两人就像知心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，爱玛更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她十分尊重泰勒小姐的意见，但她主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事。

要说爱玛的境况真有什么危害的话，那就是她有权随心所欲，还有点自视过高，这是些不利因素，可能会妨碍她尽情享受许多乐趣。不过，目前尚未察觉这种危险，对她来说还算不上什么不幸。

令人难过的事——令人略感难过的事——终于降临了——但又决非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的。泰勒小姐结婚了。由于失去了泰勒小姐，爱玛第一次尝到了伤感的滋味。就在这位好友结婚的那天，爱玛第一次凄楚地坐在那里沉思了许久。婚礼结束后，新娘新郎都走了，吃饭时只剩下他们父女俩，不会有第三个人来为这漫

长的夜晚活跃一下气氛。吃过晚饭后，父亲像往常一样睡觉去了，爱玛只得坐在那里琢磨自己的损失。

这桩婚事肯定能给她的朋友带来幸福。韦斯顿先生人品出众，家境优裕，年纪相当，举止优雅。爱玛一想起自己曾怀着慷慨无私的情谊，一直在尽心竭力地促成这门亲事，就不禁有些得意。不过，这件事让她一上午都感觉心里不是滋味。泰勒小姐一走，她每天将无时无刻不思念她。她回想起她以前的情意——十六年的情意和慈爱——从她五岁起，泰勒小姐就开始教导她，陪她玩耍——她没灾没病时，泰勒小姐尽量跟她形影不离，逗她开心——她小时候每次生病时，泰勒小姐总要悉心照料她。她的这些情意真让她感激不尽。然而，伊莎贝拉出嫁后，就剩下她们两个相互做伴，七年来平等相待，推心置腹，回想起来倍加亲切，倍加温馨。泰勒小姐真是难得的朋友和伙伴，又聪明又有见识，又能干又文静，懂得家里的规矩，事事都肯操心，尤其关心她爱玛，关心她的每一个欢乐，每一个心意。这是爱玛可以倾诉衷肠的一个人，对她一片真情，真让她无可挑剔。

她如何来忍受这一变化呢？诚然，她的朋友离她家不过半英里，可爱玛心里明白，住在半英里以外的韦斯顿太太跟住在她家的泰勒小姐相比，那差异可就大了。尽管她性情开朗，家庭条件优越，但她现在势必感到十分孤独。她非常爱她的父亲，但是父亲毕竟当不了她的伴侣。无论是正经交谈还是开开玩笑，父亲跟她总是话不投机。

伍德豪斯先生结婚较晚，他和爱玛因为年龄悬殊而造成的隔阂，由于他体质和习性的缘故，而变得越发严重。他一向体弱多病，加上既不用脑也不活动，还未到迟暮之年就已老态龙钟。虽说他不管走到哪里，人们都喜欢他心地慈善，性情和蔼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夸赞他的天赋。

爱玛的姐姐出嫁的地方并不远，就在伦敦，离家只有十六英

里,不过姐妹俩也不能天天来往,十月和十一月间,爱玛只得在哈特菲尔德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,等到伊莎贝拉两口子带着孩子来过圣诞节时,家里才会热闹起来,她也才会高高兴兴地有人做伴。

海伯里是个人口众多的大村庄,几乎算得上一个镇。哈特菲尔德虽有自己的草坪、灌木丛和名称,实际上只是村子的一部分。可就在这样一个大村子里,居然找不到跟她情投意合的人。伍德豪斯家是这里的首户人家,大家都很仰慕他们。由于父亲对谁都很客气,爱玛在村里有不少熟人,可惜他们谁也取代不了泰勒小姐,哪怕相处半天也很困难。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变化,爱玛只能为之唉声叹气,胡思乱想,直至父亲醒来,她才不得不摆出一副欣然的样子。她父亲需要精神安慰。他是个神经脆弱的人,动不动就会心灰意冷。对于处惯了的人,他个个都很喜欢,就怕跟他们分离,不愿意发生任何变化。结婚势必要引起变化,因而总是让他为之伤感。虽说他女儿跟丈夫恩爱弥笃,但他总也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嫁人,一说起她就要流露出一副怜悯之情。如今他又不得不眼看着泰勒小姐离他而去。他考虑问题一向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,从来想不到别人会跟他持有不同的看法,因此定要认为泰勒小姐所做的这件事,对他父女、对她自己都非常糟糕,她若是一辈子待在哈特菲尔德,肯定会幸福多了。爱玛尽量装着乐呵呵的,又是说又是笑,以便阻止父亲不要那样去想。但是到吃茶点时,父亲再也克制不住了,又说起了吃午饭时说过的这些话。

“可怜的泰勒小姐!她要是能回来就好了。真遗憾,韦斯顿先生偏偏看上了她!”

“我不同意你的看法,爸爸,你知道我不能同意。韦斯顿先生性情和善,讨人喜欢,是个出类拔萃的男人,就该娶个好妻子。泰勒小姐本来可以有个自己的家,你总不能让她陪伴我们一辈子,忍受我的怪脾气吧?”

“她自己的家？她自己的家有什么好的？这个家有她的三倍大。你也从来没有有什么怪脾气，亲爱的。”

“我们可以去看他们，他们也可以来看我们，机会多着呢！我们可以经常见面呀！这得由我们先开头，我们得尽快向他们道喜去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哪能去那么远的地方？兰多尔斯那么远的路，我连一半也走不动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，谁也没想让你走着去。我们当然要坐马车去啦。”

“马车！这么一点点路，詹姆斯才不愿意套马呢。再说，到了那里把可怜的马拴在哪儿？”

“拴在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，爸爸。你要知道，这一切早已安排好了，昨天晚上就跟韦斯顿先生谈妥了。说到詹姆斯，你尽管放心好了，他女儿在兰多尔斯当佣人，他总是巴不得去那儿。我倒怀疑他肯不肯送我们到别处去。这事都亏了你，爸爸。你给汉娜找了那份好差事。谁也没有想到汉娜，多亏你提携她。詹姆斯对你好感激啊！”

“我很高兴想到了她。这是一桩好事，我不想让可怜的詹姆斯觉得自己受了冷落。汉娜肯定会是个出色的佣人。这姑娘懂礼貌，嘴又甜，给我的印象好极了。她每次见到我，总是又施礼又问安，那样子真招人喜欢。你叫她来做针线活的时候，我见她总是轻轻地打开门，从不搞得砰砰响。我敢说，她一定是个出色的佣人。可怜的泰勒小姐能有个熟悉的人跟在身边，也算是一大安慰。你看吧，詹姆斯每次去看他女儿，泰勒小姐就会听到我们的情况，詹姆斯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她的。”

这是个比较令人舒心的思路，爱玛竭力引着话头往下说，希望借助十五子游戏，让父亲好歹度过这个夜晚，除了她自己的苦恼以外，不要再去想其他令人不快的事。棋桌刚摆好不久，就来了一位客人，棋使用不着下了。

奈特利先生是个聪明人,大约三十七八岁,跟伍德豪斯家不仅有多年的交情,而且身为伊莎贝拉的夫兄,跟这家人还有一层亲戚关系。他住在离海伯里大约一英里的地方,是伍德豪斯家的常客,而且总是很受欢迎。这一次他就是从他们伦敦的亲戚那里来的,因而比平常更受欢迎。他出去了几天,回到家里吃了顿很晚的晚餐,然后跑到哈特菲尔德,报告说布伦斯维克广场那一家人^①全都平平安安。这是一条好消息,让伍德豪斯先生兴奋了好一阵。奈特利先生和颜悦色,一向对他颇有好处。伍德豪斯先生问起“可怜的伊莎贝拉”及其子女的许多情况,他都回答得十分令人满意。此后,伍德豪斯先生颇为感激地说道:

“奈特利先生,你真是太好了,这么晚了还跑来看我们。恐怕路上很不好走吧。”

“没有的事儿,先生。今晚月色很美,天气也很暖和,你的炉子烧得这么旺,我还得离远一点。”

“可你一定觉得天气很潮湿,道路很泥泞。但愿你不要着凉。”

“泥泞,先生!你瞧我的鞋,连个泥点也没沾上。”

“是嘛!真没想到,我们这儿可下了不少雨。我们吃早饭的时候,稀里哗啦地下了半个小时。我本想让他们将婚礼延期呢。”

“好啦——我还没有向你们道喜呢。我深知你们两人心里是一种什么喜幸滋味,所以没有急于向你们道喜。不过我希望事情办得还不错吧。你们都表现得怎么样?谁哭得最厉害?”

“咳!可怜的泰勒小姐!这事真叫人伤心。”

“恕我说一声‘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和伍德豪斯小姐’,可我说什么也不能说‘可怜的泰勒小姐’。我非常敬重你和爱玛,可是说到仰赖他人还是独立自主的问题嘛!不管怎么说,取悦一个人比取悦两个人的滋味好受些。”

^① 伊莎贝拉一家人住在此地。

“特别是两人中有一位还是个那么富于幻想、那么令人厌烦的家伙！”爱玛调皮地说道。“我知道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——要是我父亲不在场的话，你肯定也会这么说。”

“我想的确如此，亲爱的，”伍德豪斯先生说着叹了口气。“恐怕我有时也很富于幻想，也很令人厌烦。”

“我的好爸爸！你不要以为我在说你，也不要以为奈特利先生是在说你。多可怕的念头啊！哦，可别这么想！我只是在说我自己。你也知道，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刺儿——当然是开玩笑——纯粹是开玩笑。我们两个一向有什么说什么。”

其实，能发现爱玛缺点的人本来就寥寥无几，而发现缺点又肯向她指出的却只有奈特利先生一人。虽说爱玛不大喜欢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，但她知道父亲更不喜欢别人说她的不是，因此便不想让他察觉有人并不把她看成十全十美。

“爱玛知道我从不恭维她，”奈特利先生说道。“不过我刚才并没有说谁的不是。泰勒小姐以前要取悦两个人，现在只要取悦一个人。看来她是受益者。”

“对啦，”爱玛想把话题岔开，便说道——“你了解婚礼的情况，我倒很乐意讲给你听听，因为我们大家表现得都很不错。我们个个都准时到场，个个都喜气洋洋。谁也没有流泪，也见不到拉长脸的。哦！真的没有，我们觉得彼此只隔着半英里路，准能天天见面。”

“亲爱的爱玛对什么事都想得开，”做父亲的说道。“不过，奈特利先生，可怜的泰勒小姐走后，她心里真是难过极了。她以后肯定要比现在料想的更加想念泰勒小姐。”

爱玛转过头去，既想哭，又想强颜为笑。

“这样好的一个伙伴，爱玛不可能不想念，”奈特利先生说道。“如果我们认为她真能不想念泰勒小姐，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她了。不过爱玛知道，这桩婚事对泰勒小姐极为有利。她知道，泰

勒小姐到了这个年纪多么想要有个家，多么需要有个生活保障，能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。因此，爱玛主要应该为之高兴，而不是为之伤心。泰勒小姐结了这门好亲事，她的朋友个个都该为她高兴才是。”

“你忘了我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”爱玛说，“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——是我撮合了这桩亲事。你知道，是我四年前给他们做的媒。当时好多人都说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了，可我却帮助促成了这件好事，而且事实证明我做对了，真使我感到欣慰极了。”

奈特利先生朝她摇摇头。伍德豪斯先生亲切地说道：“哦！亲爱的，我希望你不要去做媒，不要去预言什么事，因为你说的话总是很灵验。请你不要再给人做媒了。”

“我答应不给我自己做媒，爸爸，不过我还非得给别人做媒不可。这真是其乐无穷啊！你瞧这次我干得多漂亮！谁都说韦斯顿先生决不会再结婚了。哦，决不会！韦斯顿先生丧妻这么多年，仿佛一个人过得十分舒服，不是去城里做买卖，就是在这里应酬朋友，到哪儿都受人欢迎，总是那么开心。他要是喜欢热闹，一年到头也不会一个人度过一个夜晚。哦，决不会！韦斯顿先生肯定不会再结婚了。有人甚至说，他妻子临终时，他曾保证决不续娶；还有人说，他儿子和内兄不让他再婚。五花八门的胡言乱语说得一本正经，可我一句也不信。大约四年前的一天，我和泰勒小姐在布罗德韦巷遇见了他，正好下起了毛毛雨，他显得十分殷勤，连忙跑到法默·米切尔家，给我们借了两把伞，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筹划这件好事。亲爱的爸爸，既然我在这件事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，你可不能承想我会洗手不干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说的‘成功’是什么意思，”奈特利先生说。“成功是要经过努力的。如果过去四年中你一直在努力促成这桩婚事，那你的工夫花得值得，没有白费。这是一位年轻小姐做的一件大好事！可是，依我看来，如果你所谓的促成了这桩婚事，只是指你